

柳暗花明或夹缝求存？——论柔佛利民达私会党之发展及其影响^{*}

Revival or Decline?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Secret Societies in Jementah, Johor

陈建发^{**}

(TAN Kian Fatt)

摘要

早期的马来亚华人社会中，私会党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嗣后私会党历经政府打压及低潮期，被认为难逃遭淘汰的命运。迄今，私会党依旧顽存，并以合法社团之名目示人。另外，私会党普遍存在于华人社会，对地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坐落于柔佛昔加末县（Segamat）的利民达，探讨我国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之新趋势及私会党之地方性发展及影响。目前利民达有六个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然对组织发展而言却收效甚微，这与之未彻底转型、缺乏发展蓝图及提升影响力的平台有关。另外，利民达私会党对当地政党、社群关系、庙宇及社团发展颇具影响，说明地方研究不可忽视私会党的作用。

关键词：私会党、华人社会、利民达

Abstract

Secret societie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arly 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n, secret societies had undergone a period of government suppression and subsequently is at a low ebb. It was even thought that it could not escape the fate of being eliminated. Currently, secret societies still exist and would appear under the names of legitimate associations. In addition, secret societies generally exist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By focusing on the example of Jementah, located in the district of Segamat in Johor stat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w trend of secret societies registering as legal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the local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se secret societies. At present, Jementah has six secret societies registered as legal associations. However, it has achieved little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thorough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blueprints, and platforms to enhance its influence. In addition,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Jementah have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political parties,

^{*} 本文对导师廖文辉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任）在论文书写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 陈建发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研究硕士研究生。电邮地址：tankianfatt0614@gmail.com

community relations, temples, and associations, reflecting that local history research cannot ignore the role of secret societies.

Keywords: secret societies, Chinese society, Jementah

一、前言

早期的马来亚华人社会中，私会党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好景不长，嗣后私会党历经政府打压及低潮期，被认为难逃遭淘汰的命运。时至今日，私会党依旧顽存，并以合法社团之名目示人，同时仍对地方社会之发展产生影响。

目前学界不乏对我国私会党的研究，Leon Comber的*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 1900*（1959）对马来亚19世纪华人私会党的起源、活动、内部和外部关系、首领及政府的态度等方面有所着墨，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作者在书中引用大量档案资料。Wilfred Blythe的*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y in Malaya: A History Study*（1969、2019出版中译本）同样以大量一手档案著称，填补了20世纪华人私会党研究的空白。无论如何，二本著作附和英殖民政府的视角，指责私会党蓄意制造动乱或重复“国中之国”（*imperium in imperio*）的论调。麦留芳的*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A Stud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sia*（1981、1985出版中译本）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新马华人私会党，对其进行分类及归纳，并就私会党的发展前景提出五种可能。作者提出的“社会参与”及“社区参与”不失为分析我国私会党参与地方社会活动之分析视角；同时书中钜细靡遗地描述私会党于马来亚独立后的活动。邱格屏的《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是第一部系统论述东南亚华人私会党的中文著作，综合了中英文的档案资料，客观地反映及评价东南亚私会党的历史及功过。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尚有二处有待加强，即关注私会党最新的动向，以及探讨私会党遭政府打压后于某一地方社会之发展及作用。麦留芳提出本土私会党之发展前途可能朝向附合式、循规式、退隐式、叛逆式及犯罪式五种类型演变（麦留芳 1985：165-172）；邱格屏则认为私会党难逃遭淘汰的命运（邱格屏 2003：105）。然二者之推测与目前的局势有所出入，是因我国私会党朝注册为合法社团之方向发展。目前仅石沧金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2005）提及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的趋势，然未进行深入讨论。注册为合法社团乃私会党最新的发展趋势，一般以“体育会”“俱乐部”“联谊会”“义联会”等组织名称示人。¹学界应重视这一趋势，并解答此发展阶段所衍生出的数项问题，即私会党为何注册为合法社团？此策略是否有效延长组织寿命？合法化的私会党与社会形成何种互动？目前私会党与政府维持何等关系？

私会党曾对我国社会、经济、权力结构等层面颇具影响，相关课题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然遭政府镇压后，私会党往往被视为暴力组织，其于某一地方社会之发展及作用较少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并非无迹可寻，其中Laurense Siaw的*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¹ 并非所有类似名称的组织皆为私会党。

Malaysia: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iti, Jelebu (1983) 详细地交代知知港私会党之发展，是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另有奈斯 (Ray Nyce) 的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1973) 及潘婉明的《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亚华人新村的集体记忆》(2003)，然二者未对私会党之发展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有意思的是，这些著作皆发现政党与私会党之间紧密的关系，其中知知港的华记及洪门分别倾向马华及劳工党；奈斯发现华记与马华公会保持某种联系，洪门则与社阵有所来往；潘婉明亦谈及私会党与政党之间的共存关系。无论如何，上述著作未就私会党与其他组织（如庙宇及社团）及社群关系的影响展开讨论。同时，由于以上研究开展的时间较早，故未能探讨私会党的最新趋势。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无法反映我国私会党最新的发展，同时有关遭镇压后的私会党之地方性发展及影响的讨论未得至臻。是故，本文以坐落于柔佛昔加末县 (Segamat) 的利民达 (Jementah) 为个案研究，尝试就以上二个课题展开论述。以利民达为个案的原因有二：首先，利民达最迟于1950年代出现私会党，顶峰时期一度有11个私会党之多。目前当地有6个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为探讨私会党的地方性发展及最新动向搭建平台。其次，私会党与华社具紧密的关系。除政党外，私会党对当地社团、庙宇及社群关系之发展颇具影响，这有助窥视私会党的地方性影响。

本文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将梳理利民达私会党之发展，其发展可划分为两党相争、派系林立、式微及转型四个分期。由于私会党与当地华社社群关系之发展紧密相扣，为阅读之便，故于此部分阐述之。第二部分则窥探当地私会党的地方性影响，尤其针对当地庙宇及社团之发展。附带说明的是，本文部分资料由受访者提供，其中以私会党成员为主。基于保密协议，故不注明受访者之资料。

二、利民达私会党之发展

利民达最迟于1950年代出现私会党，顶峰时期一度有11个私会党之多，其中包括一点红、红虎山、五色旗、佬君、洪河、月山社、忠义堂、义凤山（永山）、三八二一、969及十八。目前当地有6个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即济善联谊社（月山社）、东昇义联会（一点红）、关圣宫联谊会（五色旗）、少竹山龙狮体育会（忠义堂）、汕河体育会（洪河）及义凤联谊会（义凤山）。利民达私会党之发展可划分为两党相争、派系林立、式微及转型四个分期。另外，私会党于不同阶段的发展对当地社群关系产生作用。

（一）两党相争期（1960年代初-1960年代末）

据布莱斯 (Wilfred Blythe) 的《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史》，1952年华记在昔加末区，包括利民达一共有六百名党员。（威尔弗雷德·布莱斯 2019：479）换言之，私会党在利民达的活动时间最迟可追溯至1950年代。然除此线索外，1960年代前当地私会党的活动及发展无从稽考，故本文将从1963年，即一点红的成立年份展开论述。

第一阶段的发展主要围绕于一点红及红虎山。一点红是当地势力最大且较早成立的私会党。一点红源自马六甲码头工友创立的义和合，某些因素导致数位元老于1962

年间成立一点红以维持组织的发展。（利民达东昇义联会，无年份）马六甲一点红的活动地点分布于荷兰街（Heeren Street，现名为Jalan Tun Tan Cheng Lock）、巴刹拉马（Jalan Pasar Lama，现名为Jalan Hang Kasturi）及码头（鸡场街一带）。（《星洲日报》，1965）1963年，七位福建籍人士成立利民达一点红。（利民达东昇义联会，无年份）推测其成立动机是为维护地方主权，抵御附近区域私会党的渗透，尤其是昔加末的华记。因其中一名创党元老为马华公会核心领袖之子，故不排除该党之成立用于政党斗争的可能性。红虎山同样来自马六甲。红虎山，又名红虎，其活动地区为鸡场街（Jalan Gelanggang、Jonker Street，现名为Jalan Hang Jebat）、爱极乐（Ayer Keroh）及市郊。（《星洲日报》，1965）红虎山成立之动机较为明显，即为与一点红抗衡。

私会党及政治之间紧密的关系为此发展阶段之特征，体现于马华公会（简称马华）及劳工党在利民达地方议会政权之争。利民达马华公会成立于1949年，1960年设为支会。（利民达马华公会 1999：4）1953年，利民达地方议会初次选举，共有654名居民参与投票，结果是马华公会党员囊括所有民选席位。（《星洲日报》，1953）1953年至1959年期间，每次补选中获选的议员皆为马华公会党员。这一情况与当地只有马华公会参选有关。马华公会的垄断，直到1959年利民达劳工党区部²成立后方被打破。

1959年补选时，共有11名候选人参选，其中七名来自马华，四名来自劳工党，竞选四个待填补的民选议席。竞选期间，双方召开群众大会，各执一言对敌党进行猛烈的抨击。最终四名劳工党候选人全部中选，（《星洲日报》，1960）一举打破马华长期垄断的局面。面对劳工党的崛起，马华公会于1960年成立利民达马华公会青年团（简称马青）。（《南洋商报》，1960a）同年尾，五个民选议席的补选中，马华再次全军覆没，而劳工党候选人全部高票当选。两次补选全胜使劳工党囊括利民达地方议会的九个民选席位，实现政党轮替。

连续两届补选惨败后，马华的地位严重受到威胁。危难之际，劳工党内部出现纠纷，地方议会主席兼劳工党党秘书林受温及地方议会议员陈金表转投马华。1962年全国进行地方议会选举³，（《南洋商报》，1960b）利民达选民划分为四区，（《星洲日报》，1962a）开放八个民选议席供竞选。选举成绩表明，马华得到两名悍将后成绩虽稍有提升，但只赢得三个议席，其中一席由林氏赢得；而劳工党则斩获五个议席，继续执政地方议会。同年，昔加末县政府委任三名官委议员，（《星洲日报》，1962b）三者皆是联盟成员。此举动遭到劳工党议员的强烈批评。州政府为此警告若继续顽抗，理应作为财务辅助的三万元款项将不获批准。由于劳工党议员坚持己见，令地方议会经济拮据，无法支付员工义金与工资等。对此窘境，劳工党议员决定放弃执政

² 利民达劳工党区部之成立乃由两位南洋大学毕业生所推动，其中一人更是劳工党柔佛州财政。1955年，二者推动成立青年艺术研究会。会所假座于卫理公会，并以歌舞、戏剧及创作为会务。这些艺术活动吸引不少青年参与。研究会领导经常带会员出外郊游，再透过歌曲、对谈、戏剧等方式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换言之，青年艺术研究会是当地社会主义思想的摇篮，更是劳工党的前身。许多会员后来参与利民达劳工党的筹组工作，成为党内的中坚分子。资料来源：谢亚华，2017，《我的小史》，未出版，页30。

³ 1960地方政府选举法案规定，地方政府的议员任期改为三年，并将每年补选一部分议席的制度更易为每隔三年改选全部议席。同时，为了避免与全国国州议席选举撞期，地方议会选举提前一年（1962年）进行。

权，并辞去所有行政职务。从此，劳工党议员虽继续担当地方议员，但形同反对党。反之三名马华公会议员在三名官委议员的扶持下，夺回地方议会政权。

劳工党与马华不啻于地方议会选举中“明争”，更动员私会党进行“暗斗”。1963年3月31发生了一宗关系微妙的打斗事件，造成六名劳工党成员及两名马青团员受伤。事缘于案发前天数名居民至地方议会商借抽水机，地方议会主席兼劳工党主席黄清河以该抽水机已坏为由不许外借。值得一提的是，数位居民为马青团员及一点红的党员。隔天又有一群居民商借抽水机，主席以同样的理由回应商借者，但此群居民称能维修该抽水机，故主席应允其要求。嗣后，首批居民前来劳工党会所向主席理论并要求道歉。虽主席愿意道歉，但居民执意要求主席敬茶赔罪。主席表达拒绝后，双方便发生冲突。（《星洲日报》，1963）该群居民藉机以铁条、木棍、玻璃瓶、石头为武器袭击会所。当时会所内正进行文化班学习活动，学员甚众。两名劳工党党员拿起门闸木条抵挡对方的攻势，其他党员则疏通学生撤离。居民继续用木棍、石头、玻璃等抛进会所，多人不幸受伤，更有一名劳工党党员头部被重物击中。后来数位党员及时赶到，扶持伤者到警局报案后，再送往昔加末医院住院治疗。次日柔佛州劳工党领袖、陈凯希、彭利生、祝俊雄等人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党员，并对上述案件表示强烈抗议。尔后劳工党党员及大批居民自发举行抗议大会，强烈谴责对方的残暴行为，将此事件命名为“331事件”。（彭仕云，未出版；柔佛州劳工党党史编委会，1999）“331事件”后，部分劳工党成员不甘示弱，与劳工党同情者成立红虎山与一点红抗衡。此事件不仅是二个政党矛盾锐化的表现，也是当地私会党介入政治的起点。



图1：“331事件”中受伤的劳工党党员

资料来源：柔佛州劳工党党史编委会，1999，《马来亚前劳工党柔佛州走过的历史岁月画册》，柔佛：柔佛州劳工党党史编委会，无页数。

私会党介入政党活动极为普遍，已成为社会中一种“公开的秘密”，其目的绝非颠覆体制，而是尝试获得政治偏袒，以此争取资源及巩固势力。成功依附政党而壮大势

力者，当属一点红。马华和一点红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关系，如在竞选期间，一点红成员积极为马华拉票，作为对“自家兄弟”的支持；一点红的大哥更曾担任马华公会主席一职，可见私会党党员参与政党活动时，不尽然以低调、辅助者的姿态参与。这些具备政治任务身份的党员是私会党与社会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双重角色。与政党的密切关系，使一点红得以在诸多私会党中鹤立鸡群，成为至今势力及规模最大的私会党。同时，迄今各政党也非常倚重私会党的动员能力来辅助竞选，竞选时会极力争取各个私会党的支持。一般方式为给予各私会党领袖一笔款项，希望该领袖能够号召“马仔”（手下）在选举中支持该政党。利用私会党打击政敌亦是私会党对政党的价值之一。换言之，私会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确立且相互需要的。

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政党及私会党间紧密的关系，加剧社群间的对立。利民达华社自新村成立后，社群关系迈向福建/两广二分制社群格局。福建及两广社群的政治倾向有着明显的差异，⁴其中福建社群倾向马华，而两广社群支持劳工党。其因素有：过去左派势力范畴集中于两广社群聚集的村落，⁵且当地两广社群以劳动阶层为主；紧急状态前利民达设有华侨俱乐部，该社团由福建籍国民党成员主导。据1946年该社团的理事社群构成，可见福建社群对国民党领袖的支持。紧急状态后，国民党领袖纷纷转投马华公会，福建社群亦转向支持马华。社群间因政治倾向之差异所形成的张力，因私会党介入当地政治活动及其鲜明的社群界限而推向极致。一点红与红虎山的创办人，分别由福建人士及两广人士组成。因此，一点红与红虎山之间的恶斗，不啻为马华及劳工党间的“暗斗”，某程度上亦是福建与两广社群间的博弈。对于这阶段的社群关系，当地华社总结为“马华对劳工党，等于一点红对红虎山，及福建人对两广人”。此描述虽较为简化，但真实反映政党、私会党及社群之间的纠缠及对立状态。

随着马来西亚政府于1965年以马印冲突为由取消地方议会选举及劳工党于1972年被吊销注册后，政党之间激烈的竞争不复存在。同时，红虎山的影响力因劳工党解散逐渐下滑，其党员纷纷转投新成立的私会党，最终面临瓦解。无论如何，一点红未能就此一枝独秀，因后期当地私会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形成当地社会集体记忆中的“二黑社会”。

（二）派系林立期（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

第二阶段之发展是从两党相争演变成派系林立的群斗。续一点红及红虎山后，新的私会党如雨后春笋，顶峰时期当地共有11个私会党之多。除五色旗外，其余新兴的私会党来源地无从稽考。利民达五色旗源自马六甲。五色旗，又名五六九，也称寿和堂。马六甲的五色旗起源于三宝井路（涵括Jalan Bukit China及Lorong Bukit China），在大巴刹等地活跃，（《星洲日报》，1965）并大约在1960年代末在利民达开设分堂。

派系林立之阶段是利民达社群关系趋向碎片化的转捩点。随着劳工党解体，红虎山随时瓦解，此时一点红接收了许多两广社群的党员，使其社群构成不再倾向福

⁴ 这里所指的“倾向”并非福建与两广社群的政治倾向出现绝对的两极化，各个政党的支持者必然是由多元社群构成的，只是在比例上会倾向于某一社群而已。

⁵ 早期利民达华人社会由多个华人村落组成。二战期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驻当地竹八丁宜（Tebing Tinggi）及武吉沙都（Bukit Satu）二个村落，这二个村落以客家社群为主。

建社群。同时，新成立的私会党皆未有鲜明的社群界限。其原因可归结为：一，新成立的私会党本就势单力薄，故在会员资格上不会另设限制，以避免妨碍组织的发展。二，学校制度打破方言社群的樊篱之际，亦削弱了私会党与社群之间的联系。（麦留芳 1985：82）最后，象征着死而复生后缔结为洪氏兄弟的入会仪式（亦称为“过台”或“看大戏”）与内部的规章及切口，有助于使不同社群形成一体。（田海 2018：178）虽私会党具有跨社群特性，但其强烈的地盘意识及好斗的特性，使社会分裂为多个敌对单位，同一社群成员会因不同的私会党派系而大打出手，使社群关系趋向碎片化，形成“华人打华人”的局面。

每个私会党皆有各自的“户口”（意指地盘）作为聚集处，咖啡店是一般私会党的首选。⁶此外，亦有私会党以庙宇为“户口”，其中五色旗及一点红分别以八城殿及云峰宫为据点。⁷值得注意的是，私会党除视庙宇为“户口”，亦推动该庙宇之发展，详情下节再述。

表1：利民达私会党及其“户口”列表

序	党名	派系	社群	来源地	私会党户口
1.	一点红	洪门	福建为主	马六甲	云峰宫旁的美食中心、新村十五巷、市区咖啡店1、市区咖啡店2
2.	红虎山	洪门	两广为主	马六甲	旧巴刹一带
3.	五色旗	洪门	综合	马六甲	新村十二巷（八城殿旧址）、十三巷
4.	佬君	洪门	综合	不详	市区咖啡店3
5.	洪河	洪门	综合	不详	新村五巷
6.	月山社	洪门	综合	不详	新村七巷
7.	忠义堂	独立	综合	不详	市区咖啡店4
8.	义凤山（永山）	洪门	综合	昔加末	横街一带（RHB银行后方）
9.	三八二一	洪门	综合	不详	—
10.	969	洪门	综合	不详	—
11.	十八	华记	综合	不详	—

资料来源：私会党党名、籍贯构成、来源地及私会党户口乃由受访者提供；私会党派系则参考石沧金，2005，《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页108。

说明：三八二一、969与十八在当地只是昙花一现。

在经济分工愈加精细的时代，某一私会党垄断某一行业的盛况一去不复返。当地私会党的主要经费来源在于每个月从商家及居民处收保护费。每个私会党都有不同的收保护费对象，同一巷道内会出现不同住户由不同私会党保护的情况。1970年代利民达居民逐渐增加，建筑业蓬勃发展。私会党趁机威胁发展商缴交保护费，不然就破坏其器材。

⁶ 利民达以橡胶业为主，其工作模式导致咖啡店林立。胶工因早晨的湿度能避免胶汁遇热凝结，故一般于清晨到胶园割胶，并在中午时段完成工作，接下来的时间皆是空闲的。咖啡店成了提供胶工早餐及闲暇时间聚会的地点。当地一度同时有二十几家咖啡店。

⁷ 当地私会党少以庙宇为“户口”的原因在于早期当地庙宇发展较为贫瘠。

影响收保护费的因素在于私会党规模的大小。若规模庞大，民众更愿意缴交保护费给该私会党。作为回报，私会党也保证该住户不被其他私会党欺负。因此，人员争夺成为当地私会党竞争的项目之一。争夺人员的手段有二：一，透过说服或逼迫的方式招引。许多私会党党员向身边友人或亲戚抛出橄榄枝，在校园内，不论中学还是小学皆有代表征收党员。二，击垮敌党，将其党员纳入旗下。为免被私会党党员欺压时无处讨回公道，加之拥有私会党党员身份是得到他人“敬畏”的便捷之路，故不少居民，包括地方领袖皆有私会党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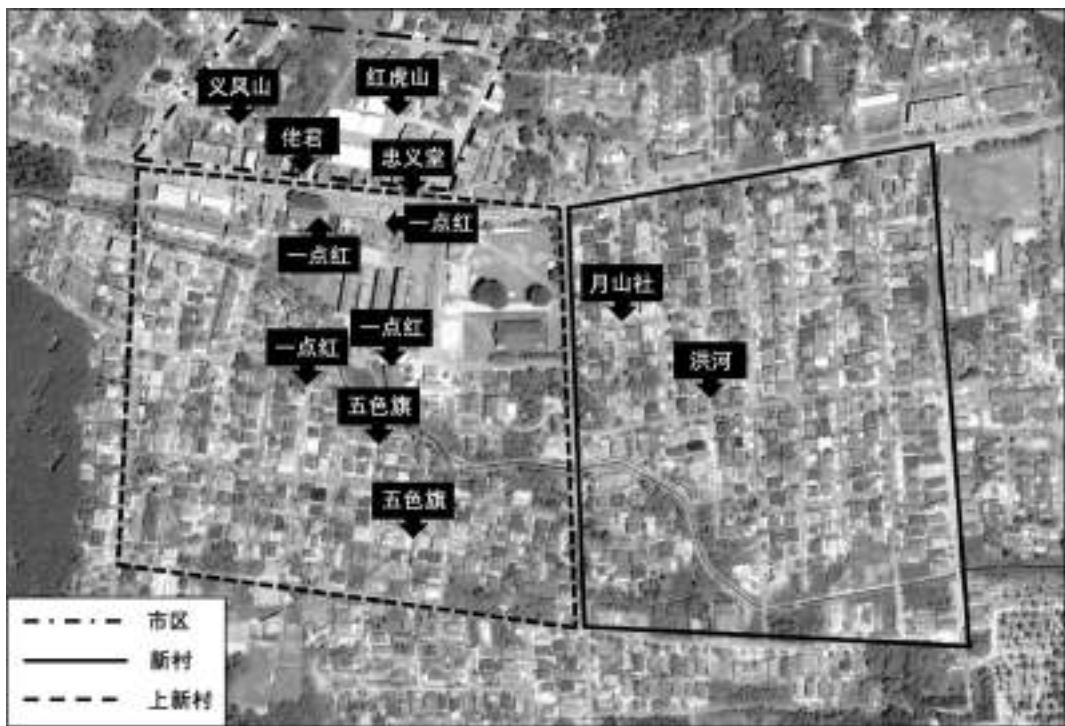


图2：利民达私会党“户口”分布图

说明：利民达新村划共有19个巷道，当地居民把一至八巷称为“新村”，九至19巷则因地势较高称为“上新村”，“上”意指“上斜坡”。

私会党党员之间往往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如互看不爽而倾轧。“马仔”之间的纠纷一般交由老大出面调停。解决方式一般是由滋事者敬茶赔罪或是设宴赔偿。若无法协调，私会党之间就会宣布“戒严”。“戒严”是由实地经验（新村戒严）得来，“戒严”意指“见到便杀”。（许云樵，2017）“戒严”期间，若某私会党党员遇见敌方，便会蜂拥追打。由于利民达早期范围不大，转角间往往就会碰上敌对党员，因此互殴互砍事件非常频密。一些人更会埋伏伺机殴打敌对党员，甚至用罗里载二三十名“马仔”来支援，或是从外地“调水”（调集人马）攻击对方。

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两名受访者（其中一名为私会党党员）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受访者1说道其所属的私会党（且称私会党A）曾与另一私会党（称私会党B）因

党员纠纷而宣布“戒严”。某日他与党员成群到云峰宫隔壁的东方戏院看戏，正巧碰见了敌对党员，结果双方二话不说立即互殴。部分私会党A党员立即向附近的党员寻求支援。有一党员收到通知后，便把武器，如巴冷刀、铁棍等放在橡胶水桶里，然后骑电单车飞驰去支援前线的党员。当支援抵达时，私会党A党员立刻拿起武器往敌方疯狂攻击。后来警察赶到现场，两派人马立即四处窜逃。

受访者2透露：

平时在街上喝茶的时候，若有几个人被一大群人追杀是见怪不怪的情景。有一回我在餐馆用餐，后面传来一阵喧哗声，转头望去原来是有几个人被一大群人追杀。倒霉的是，被追杀的人竟然跑进餐馆里，餐馆内的顾客立刻四处窜跑，场面瞬间混乱。追杀的党员也认不得到底哪些才是追杀目标，结果如无头苍蝇般见人就追，而我也无辜地被人追杀。庆幸的是我读小学时曾是田径队代表，所以一下子就摆脱他们，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了。

私会党之间的殴斗互砍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与安宁，曾有两名青年身亡。当地私会党亦会与境外的私会党，如哥本峇鲁（Kebun Bahru）的佬君、昔加末红牌（Kampung Bukit Siput）的十八宣告“戒严”。与此同时，当地私会党党员往往对外地人士具备敌意。若有外地男性追求利民达的女性，该男性便会遭到私会党的毒手。⁸此外，当地国中曾发生多起来自东甲县莲花村（Kampung Teratai）的学生被利民达私会党党员殴打之事件。

1970年代，政府采取严厉措施⁹，大规模扫荡私会党，（麦留芳 1985：77）利民达私会党也难逃一劫。1977年中秋节，利民达华小举办运动会，并邀请时任州务大臣奥斯曼沙赫（Othman Saat）作为开幕嘉宾。开幕致辞时，州务大臣批评当地私会党活动猖獗，亦说他知晓不少在席贵宾是私会党党员，扬言要将这些不法份子绳之于法。第二日凌晨一时，数十辆军警车集中在利民达草场，并通过广播车宣布戒严，之后军警便展开搜捕行动。是项搜捕行动直至早上十时才结束，共逮捕了近40人，（《星洲日报》，1977）包括时任马华公会主席（利民达马华公会，1977）。嗣后许多私会党领袖被判入狱，而时任马华公会主席被拘捕至其他州属。这起事件成功震慑当地的私会党，使各党领袖协议以对话的方式解决党员的冲突，有助减少殴斗事件。

经历了短暂的沉寂，1980年代，当地私会党又开始活跃起来。对于私会党猖獗及泛滥之现象，受访者以调侃的语气说道：“利民达有‘二黑’，一个是新村时期的‘黑区’，一个是‘黑社会’。”

⁸ 这一情况也出现于奈斯的研究报告。

⁹ 1969年，“五·一三”暴动后，马来西亚政府颁布1969年紧急（公共秩序与防止罪行）法令 [1969 Emergency (Public Order and Prevention of Crime) Ordinance]，内容为凡是拥有副警监（Deputy Superintendent）衔的警官，有权扣留任何受嫌与私会党有联系的人士，并将该人士送往改造营，接受无限制的改造训练，或是将该人士拘禁在一个偏僻地区，事先无须经过审讯。

（三）式微期（1990年代-2000年代）

1990年代，当地私会党的活跃度开始下降。其原因除来自政府的压力外，还因当地经济产业未能实现转型，导致就业机会有限，许多青年包括私会党党员纷纷到外地工作，使当地私会党的规模逐渐萎缩。而教育水平的提高，亦使青年抗拒加入私会党。另在1980年代毒品开始在当地社会泛滥，许多私会党党员从彪悍的打手变成弱不禁风的瘾君子。成员人数与素质的下滑及政府严厉的管制，使私会党不再收保护费，断绝了私会党的收入来源，不利于发展组织。

此外，当地华社领袖推动的华人团结运动亦具影响力。自利民达华社形成福建/两广二分制社群格局后，因政治倾向及私会党陷入对立状态；嗣后更基于私会党派系林立，步入社群关系碎片化、“华人打华人”的窘境。同时，二个社群在新村成立后各自举办春秋二祭，形成壁垒分明之势。1986年，福建社群炉主兼时任村长提倡“华人不应区分你我”，争取合办春秋二祭以团结华社，此倡议得到两广领袖的支持。当地华社最终成功透过合办春秋二祭实现福建及两广社群的整合。基于许多华社领袖兼具私会党领袖的双重身份，其团结华社的理念渗透至私会党之中，间接抑制了私会党的猖獗程度。

私会党猖獗程度骤减，甚至走向式微，是当地私会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为延续组织的寿命，2000年代开始，当地许多私会党相继注册为合法社团，是为第四个发展阶段。

（四）转型期（2000年代至今）

麦留芳提出本土私会党之发展前途可能朝向附合式、循规式、退隐式、叛逆式及犯罪式五种类型演变。这演变胥视经济情况以及警察、缴捐人和私会党三者的关系模式而定。（麦留芳 1985：165-172）麦氏提出的五种演变类型皆有统一的预设，即私会党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及保密性，不与政府产生关系的可能。另外，邱格屏则认为私会党难逃遭淘汰的命运。（邱格屏 2003：105）然利民达私会党的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随着人口流失、成员老化、教育水平提高、经济来源被迫终止等因素下，私会党在当地日渐失去昔日的势力。在不利于其发展的环境中，当地私会党采取一项策略以延长其生命力，即将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目前已注册为合法社团的私会党包括：

表2：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列表

序	注册后名称	注册前名称
1.	济善联谊社	月山社
2.	东昇义联会	一点红
3.	关圣宫联谊会	五色旗
4.	少竹山龙狮体育会	忠义堂
5.	汕河体育会	洪河
6.	义风联谊会	永山



图3：少竹山龙狮体育会
（摄于2021年2月15日）



图4：义风联谊会
（摄于2021年2月15日）



图5：东昇义联会
（摄于2021年2月15日）



图6：关圣宫联谊会
（摄于2021年2月15日）

1869年及1882年，英殖民政府先后颁布“危险社团法令”（Dangerous Societies Ordinance）及“社团危险取缔法令”（Dangerous Societies Suppression Ordinance），要求所有私会党无条件地进行注册。由于效益甚微，英殖民政府加强力道，于1889年实施“社团法令”（Societies Ordinance）。这一法令要求所有合法社团均需注册，未注册者均视为危险性社团，将受武力镇压。尔后，政府改以加强警察取缔权限及惩罚程度以镇压私会党。（麦留芳 1985：75-76）如今私会党反其道而行，主动向政府注册为合法社团。私会党拥有随环境之变化而进行适应及调整的应变能力，这些应变能力是私会党延续寿命的关键因素，不过注册为合法社团恐是当时学界所预料之外。

私会党合法化可视为政府与私会党之间的妥协机制，亦是两者互动模式的嬗变。在无法完全根除私会党之情况下，双方适度的妥协进而各取所需或是较为有效的治理方式。政府虽愿意让合法化的私会党公开活动，但私会党需做出诸多妥协。首先，私会党不被允许以原有的名称申请注册，因此注册前后的私会党的名称具有差异，从而降低新社团的私会党色彩。其次，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代价是受到更高强度的管制。

政府或警方对私会党主动注册之举是乐见其成的，因其有助于加强警方对私会党的管控，进而保证社会和谐与安宁。如发生殴斗事件时，警方可直接传召私会党的主席进行盘问，命令后者协助查案，甚至以吊销注册为威胁手段，迫使私会党供出肇事者的资料或下落。此外，私会党的任何活动亦受到警方的监视。虽私会党倍感无奈，但考量到组织的生存及前途发展，只能做出妥协。然而，注册后的私会党仍维持其保密性及暴力性，洪门文化及入会仪式得到延续，其武力倾向亦只是暂时按压在台面下，并非完全舍弃。另外，校园依旧是招收会员的管道，而未因合法化而调整招收会员的方式。可见，双方在这套妥协机制中所做出的让步是极其有限的，双方皆在明暗之中周旋。

注册为合法社团对私会党而言有其利处。私会党合法化后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因此带来的效益有二：一是继续组织的新陈代谢。披上合法的外衣后，私会党可公开招揽会员抑或举办各类活动，以提升内部的活力及生命力；二是改善组织收入。私会党可公开举办各类活动以提升收入，最为普遍者当属联谊晚会。由于联谊晚会能赚取可观的收入，因此利民达的私会党皆热衷于举办这类活动。每年适逢各个私会党相接举办联谊晚会之际，利民达大街就会四处飘扬着私会党的旗帜。由于已是注册社团，警方唯有睁只眼闭只眼，但仍会关注其活动以免发生冲突事件。另来自政府的拨款亦是私会党垂涎之物。凡合法社团，皆有权力向国州议员申请拨款，而基于选票考量，这些申请一般来者不拒。如2022年，昔加末国会议员便拨款马币一万元予东昇义联会作为2022年活动基金。¹⁰虽拨款数额不大且起伏不定，但对已失去经济命脉的组织而言，也是大有裨益。

成为合法社团后，私会党一般参与文化活动或社会公益。文化活动层面，少竹山龙狮体育会组织了舞狮团，并有教练提供指导。该舞狮团积极参与各项舞狮比赛，表现出对文化事业的热心。就社会公益而言，私会党一般将部分联谊晚会筹得的款项捐献给福利及教育组织，比如义风联谊会及济善联谊社于2018年、一点红于2019年举办的联谊晚宴中，捐款给昔加末中华亲善洗肾中心、昔加末希特自闭儿童培训中心、利民达中华公会志工团、利民达华小家协及利民达老人院；¹¹新冠肺炎肆虐之际，东昇义联

¹⁰ Ahli Majlis Majlis Perbandaran Segamat- Zon Bandar Jementah 2021-2022, 《昔加末国会议员 YB.Dato Sri 山达拉拨10000元于利民达东昇》，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102844075323097/photos/a.116503113957193/261067592834077/>，2022年1月31日上载，2022年4月25日阅览。

¹¹ 《中国报》，2018，〈利民达济善联谊社不忘初心坚守道德〉，11月30日，网址：<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81130/%E9%99%88%E8%89%AF%E7%82%98%EF%BC%9A%E5%88%A9%E6%B0%91%E8%BE%BE%E6%B5%8E%E5%96%84%E8%81%94%E8%B0%8A%E7%A4%BE-%E4%B8%8D%E5%BF%98%E5%88%9D%E5%BF%83%E5%9D%9A%E5%AE%88%E9%81%93%E5%BE%B7/>，2022年4月25日阅览；《中国报》，2018，〈利民达及居本峇鲁义风联谊会庆成立典礼千人宴〉，11月22日，网址：<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81122/%E5%88%A9%E6%B0%91%E8%BE%BE%E5%8F%8A%E5%B1%85%E6%9C%AC%E5%B3%87%E9%B2%81%E4%B9%89%E5%87%A4%E8%81%94%E8%B0%8A%E4%BC%9A-%E5%BA%86%E6%88%90%E7%AB%8B%E5%85%B8%E7%A4%BC%E5%8D%83%E4%BA%BA%E5%AE%B4/>，2022年4月25日阅览；《中国报》，2019，〈利民达东昇义联会大会改选宴庆十周年〉，7月29日，网址：<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90729/%E5%88%A9%E6%B0%91%E8%BE%BE%E4%B8%9C%E6%98%87%E4%B9%89%E8%81%94%E4%BC%9A-%E5%A4%A7%E4%BC%9A%E6%94%B9%E9%80%89%E5%AE%B4%E5%BA%8610%E9%80%B1%E5%B9%B4/>，2022年4月25日阅览。

会亦募集物资援助利民达贫困之家庭。另外，利民达华小董事部筹建多用途礼堂及讲堂时，东昇义联会、汕河体育会、关圣宫联谊会及少竹山龙狮体育会纷纷捐款。¹²无论是教育、慈善、救灾，尽管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精力，其重点不是付出而是获得。通过特殊的施与受的关系，将强化社团的道德权威，¹³有助于私会党洗去过往横蛮暴力的形象。

最后，私会党合法化后虽未对社群关系带来直接的影响，但因受限于政府的管控及有意改变自我定位与处境，间接为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带来积极作用，避免当地社群关系再次陷入碎片化的情况。时至今日，私会党之间的冲突已锐减，过去一言不合则大动干戈的敌对党员，如今能够在同一咖啡店里谈笑风生。

综上所述，利民达私会党虽历经从无法无天、掀风作浪到沉寂凋零、夹缝求存的起落，然未如学界所预测般被社会淘汰，反之顽强地以合法社团之面貌求存。本研究个案说明，私会党注册为合法化社团是因觊觎其维持组织活力及改善收入来源的效益。虽然合法化后一改私会党与政府的互动模式，然迫于生存，私会党只能无奈接受。另外，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只是地位及活动模式的变更，而非本质上的蜕变；政府与私会党持续处于拉扯的状态，未有任何一方做出绝对的妥协。

另外，私会党的发展过程中有二个特点，即与政党之间相互作用及成就，同时左右当地社群关系的发展，二者可视为私会党的地方性影响之一。

三、私会党的地方性影响

上部分已就私会党对政党及社群关系之影响展开讨论，¹⁴实际上，私会党亦作用于当地庙宇及社团之发展。私会党以“庙宇”为据点的同时，亦投入一定的心思经营之；私会党与当地文教社团¹⁵未形成直接的互动，直至前者注册为合法社团后，一举重塑当地社团体系结构。此部分的讨论不啻可彰显私会党于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亦可窥视后者于前者之态度。

（一）庙宇

实际上，私会党一般会介入地方社会的合法组织，如政党、庙宇及社团，借助该平台消减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延长组织寿命及与社会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麦留芳 1985：129-130）而其介入之过程中往往留下深刻的影响。

¹² 《星洲日报》，2014，〈建多用途礼堂仍欠50万，利民达华小促各界慷慨解囊〉，6月17日，网址：<https://www.sinchew.com.my/20140617/%E5%BB%BA%E5%A4%9A%E7%94%A8%E9%80%94%E7%A4%BC%E5%A0%82%E4%BB%8D%E6%AC%A050%E4%B8%87%E7%BC%8E%E5%88%A9%E6%B0%91%E8%BE%BE%E5%8D%8E%E5%B0%8F%E4%BF%83%E5%90%84%E7%95%8C%E6%85%B7%E6%85%A8%E8%A7%A3%E5%9B%8A/>，2022年4月25日阅览。

¹³ 许纪霖，《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知识分子》，网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768.html>，2020年9月13日阅览。

¹⁴ 附带说明的是，自马华公会主席遭逮捕后，当地政党与私会党之间的关系趋向隐晦。

¹⁵ 凡私会党以外的社团，笔者皆归纳为文教社团。

作为私会党“户口”的庙宇包括八城殿及云峰宫，二者的发展与私会党息息相关。八城殿之成立归功于五色旗党员。1980年代，一名来自新加坡的乩童将大二伯爷的令旗安奉于合作社花园（Taman Koperasi Serbaguna Malaysia）并为居民服务，后来善信为还愿而打造了大二伯爷之金身。由于出现纠纷，某人找私会党对付该乩童，扬言要摧毁这类“害人”的神明。来自五色旗的桌头为免神像遭摧毁，把神像藏匿于另一成员家中，后再安奉于新村12巷，取名为八城殿。由于新居亦是五色旗党员之住所，八城殿逐渐成为五色旗的“户口”。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五色旗党员在八城殿举办联谊会，居民误以为举办过台仪式（即入会仪式）便报警，结果导致数十人被捕。2003年，八城殿理事群力群策成功筑建新庙。



图7：八城殿
（摄于2022年4月4日）



图8：云峰宫
（摄于2022年4月4日）

一点红对云峰宫的发展亦具影响。新村成立后，不时发生交通意外，时任云峰宫理事决议举办游神庆典，为民众洗清街道上的恶灵，保佑出入平安。此时游神的主神为王大元帅。游神活动于七十年代举行，每十年一次，游神路线以新村范围为界线。由于当时游行时间定于中午，炎热的天气导致这一活动难以吸引人潮。2001年，理事会决议借助游神活动筹集翻建庙宇的经费，理事会对游神活动进行数项改良。首先，游神主神改为金阙大夫，是因金阙大夫宝诞（正月十四）与农历新年及元宵节相近，故能提升佳节气氛。其次，理事会将游行时间从中午改至傍晚。这两项改良收效甚佳，并为庙宇筹得一定的款项。由于经费依旧不足，庙宇理事会往后每年皆会举办游神活动。游神活动为云峰宫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常年的游神活动为该庙累计了装修翻新的资本。时至今日，金阙大夫宝诞游神活动已成为当地一年一度的盛事。值得注意的是，该庙宇2006年翻建及改良游神活动的功臣，为时任总务即一点红的核心党员。是故，私会党不纯粹将庙宇视为据点，反之有投入一定的心力经营之，甚至为了庙宇的发展与其他私会党成员展开合作。

虽上述庙宇皆为某一私会党的“户口”，但不意味着跨私会党合作是天方夜谭。如负责翻建八城殿的总务便为一点红的党员；云峰宫翻建期间，该庙主席一职由老君

党员担任。这是因为“户口”是指私会党党员的聚集点，而非全然内部职权的掌控。加之，庙宇管理不能任凭武力，需要一定程度的文书及经济能力，故跨私会党合作是常见的。无论如何，这种合作关系仅限于理事会之中。基于地盘意识作祟，敌对私会党一般不愿踏入作为某一私会党“户口”的庙宇。不过这种互不往来的现象已不复存在。

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后改以会所作为聚集点，庙宇作为私会党“户口”的现象已成历史。基于内部纠纷，五色旗不再主导八城殿的发展，其私会党色彩由浓转淡；如今尚有浓厚私会党色彩的庙宇当属云峰宫。云峰宫与一点红之间有着牢固的关系，如今庙宇正副主席一职皆由一点红党员担任。云峰宫与一点红的关系，亦彰显于金阙大夫宝诞游神活动。

游神的神轿是由不同私会党负责布置及扛轿。金阙大夫及王大元帅的轿子由一点红负责、张公圣君的轿子由月山社负责、洪仙大帝的轿子由忠义堂负责，三太子的轿子则未有安排，此安排由上文提及的时任总务所设。上述私会党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共同参与游神活动有助于维持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但随着私会党内部的新陈代谢，新一代党员之间不必然延续友好关系，故难免会发生冲突。数年前各私会党布置轿子时，因一些摩擦而大打出手，直到警方介入方结束这一风波。私会党（当时已注册为合法社团）曾打算穿印有各自徽章的T恤参与游神活动，但此举被警方拒绝，最终理事会规定各私会党党员必须统一身穿云峰宫的T恤。私会党也会派出花车参与游神队伍，然只有一点红每年游神皆派出花车。从私会党之间的扛轿数量及花车的差距，不难看出私会党之间的实力差距及云峰宫与一点红之间深厚的关系。



图9：东昇义联会的花车

资料来源：〈云峰风景照〉，《云峰宫》，网址：<https://yf.gbs2u.com>，2021年7月26日阅览。



图10：东昇义联会成员正在摇晃金阙大夫之神轿

资料来源：黄胜龙提供。

私会党借助参与庙宇事务获取更多面向大众的机会，进而削减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及赢得社会的认可，然目前仅八城殿及云峰宫为成功之案例，这与八城殿及云峰宫早期的理事结构较为松散有关。过去两者的理事会未经严格的投选制度成立，反之以“人拉人”的方式组成，为私会党参与庙宇事务提供方便。透过口述资料可知，许

多私会党积极于渗透庙宇或家坛的理事会之中。部分庙宇曾收到来自私会党的献议，即让其成员进入理事会，并保证会为该庙宇寻找更多经济来源。这一献议往往被婉拒，原因是庙宇理事会不愿与私会党有任何瓜葛，以维护现有理事会的主权。如今许多庙宇的理事结构已相当稳固，使私会党缺乏提升影响力的平台。

针对私会党介入庙宇事务，社会虽肯定其贡献，但难免存在成见；部分文教社团更因私会党的存在尽量避免与特定庙宇合作。无论如何，基于私会党扎根于庙宇及社会对宗教的需求，社会依旧积极参与庙宇事务，然与私会党划清界限；私会党亦不敢豪言掌控该庙宇，以维持与社会的共生关系。

（二）社团

过去私会党的猖獗行为迫使诸多文教社团领袖往往具备私会党成员的身份。碍于私会党对文教社团内部的影响之资料难以收集，故无法进一步深入讨论。

私会党与文教社团间的互动主要体现于“刚柔协调机制”。协调会员纠纷是早期社团重要的功能之一。这一功能虽已式微，但非完全淘汰，尤其在国语程度普遍不高且是熟人为主的乡镇社会。¹⁶居民担心无法有效与警方沟通，更不愿把纠纷升级至无可挽回的地步，使自身及周遭人士陷入人际关系的尴尬，是故折衷寻求社团协调纠纷。加之，地方上鸡毛蒜皮的纠纷，警方也无闲情处理，一般会向当事人建议寻求公会协调。¹⁷是以，利民达存在一套被社会及社团领袖认可的“刚柔协调机制”。

“刚柔协调机制”是一套透过暴力威胁（刚）或好言相劝（柔）以解决纠纷的模式，前者由私会党出面，后者由社团处理。若一些纠纷无法透过社团解决，或滋事者不听劝甚至故意为之，当事人就会动员私会党使用暴力的方式喝止甚至威胁滋事者。该机制反映出社会对私会党的适应及运用，同时反映出社会对暴力行为的矛盾心态。对“刚柔协调机制”之认同无形中使私会党拥有持续立足及延续暴力行为的民众基础。这种各司其职的协调方案自私会党未注册前已形成并延续至今。

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对当地社团体系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利民达社团发展甚为蓬勃，包括合法化的私会党在内，当地共有34个社团。诸多社团中，又以福建公会、两广公会及中华公会的规模、影响力及号召力最甚。福建公会及两广公会分别代表着二分制社群格局里其中之一的领导方；¹⁸而中华公会凝聚了福建公会及两广公会的核心成员，具社团总机构之势¹⁹。是故，三造被归纳为“三大社团”并置于当地社团体系顶端乃实至名归。然私会党注册为合法社团后，无形中改变了当地的社团体系结构。

¹⁶ 根据《福建公会会议记录》，福建公会理事处理过数起涉及会员的纠纷，包括地契转让、会员意见不合、会员与其他社团的冲突。进入21世纪，福建公会理事时而收到会员调解纠纷的请求，比如榴梿遭偷窃、互看不爽等课题。资料来源：《福建公会会议记录》，1966年9月27日、1967年7月11日、1968年4月4日。

¹⁷ 社团必须获得双方的同意方能介入协调，若出现跨社群情况时，只要双方同意，便可由某一组织进行协调。受访者表示，发生纠纷者其实并不强调组织性质，只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公信力和双方认可的领袖公平处理而已。

¹⁸ 福建公会及两广公会分别成立于1954年及1956年。

¹⁹ 中华公会成立于1981年。

私会党虽已注册为合法社团，然当地文教社团始终与之保持距离，同时私会党也自成一个集团，少与文教组织互动。这可从私会党缺席当地各类活动的联办委员会及私会党联谊晚宴的筹款芳名录，看出一斑。据东昇义联会2018年筹募会所基金晚宴芳名录，未见任何一个文教社团乐捐，该类社团领袖皆以个人名义参与。同时，利民达其他私会党，如汕河体育会、关圣宫联谊会、济善联谊社及少竹山体育会热力捐款。可见私会党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反之与文教社团保持距离。²⁰这一情况与社会成见尚未消除，私会党的重心并非当地人文事业之发展（除属下的舞狮团），并有意保持其独立性有关。职是之故，当地存在两个社团体系，一者属于文教社团，另一则是私会党。

私会党有意自成一體，正好使当地文教社团之间的层级关系得以延续，避免了权力纷争或权力结构重组的发生。虽存在分野，但二个体系依旧透过“刚柔协调机制”的分工维持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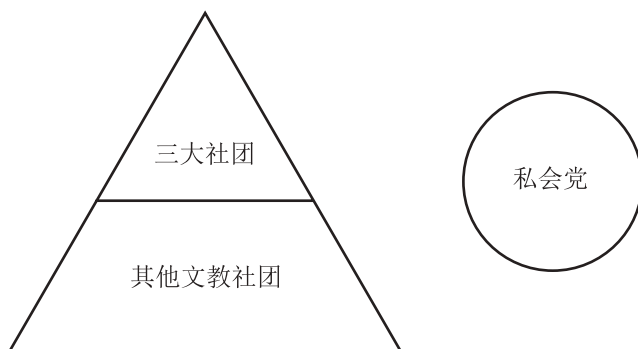


图11：利民达社团体系示意图

整体而言，私会党非单纯的暴力组织或超然独立的存在，反之扎根于社会结构之中，与各个环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加之私会党长期介入合法组织，其于地方社会之影响不可忽视。利民达私会党颇具影响力，不啻推动当地庙宇发展且重组社团体系结构，同时与政党相互作用及左右社群关系的走向。

另外，社会对私会党介入合法组织抱持观望及矛盾的态度。社会肯定私会党于特定层面的贡献，亦已适应其存在，甚至尝试运用其机能，然始终对其保持戒心及距离，尤其私会党未彻底放弃其暴力性。对此，私会党亦有所察觉，故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两者维持共生的状态。

四、结语

本文以利民达私会党为个案研究，探索我国私会党最新的发展趋势及其于地方性之发展及影响。

²⁰ 虽与文教社团保持距离，但当地私会党始终关注华文教育之发展，这可从私会党捐款筹建多用途礼堂及讲堂，看出一斑。（详上节）

综上所述，利民达私会党历经不同阶段之发展，然未如学界所预测般被社会淘汰，反之以合法社团之面貌求存。利民达的个案经验为私会党新的发展趋势进行补充之余，亦解释了注册为合法社团之动因。无论如何，该动因之普遍性有待后人检验。私会党合法化之现象非利民达仅有，自金兰武术五祖洪门总会于1991年成立后，（石沧金 2005：110）注册为合法社团已成我国私会党的共同趋势。在注册为合法社团的措施流行前，部分私会党已采取联合策略，成立了州、国、国际级的总机构。如东昇义联会与义洪鹰、洪龙虎、义和社、义合和在1970年代组成“吾联”集团。嗣后吾联集团于2015年正式注册，并与新加坡的私会党组成跨国的星马吾联总会。总之，私会党合法化已为大势，整合的现象在未来或许将持续出现。

注册为合法社团是否昭示着私会党迎来柳暗花明的复苏？以目前利民达的情况观之，注册为合法社团对当地私会党之发展收效甚微。首先，虽注册为合法社团的一般性解释是欲转型为联谊性社团，志于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系及促进商业合作，实际上他们并未摒弃提供会员“保护”（武力保护）的初衷。是以，社会普遍对之保持戒心，阻碍了新血的加入。其次，部分私会党仅在举办联谊晚会时浮出水面，其他时间维持沉寂状态，反映出私会党尚未探索出妥善利用合法身份的策略。加之私会党有意维持其独立性，自断与社会接触互动及拓展影响力的机会。再次，当地目前仅一点红尚具活力及影响力，这与其扎根于云峰宫息息相关。抑有进者，注册为合法社团不尽然改善组织现况，亦关乎其如何主动与社会互动。整体而言，当地私会党处于夹缝求存之状态，除一点红外，基本面临影响力及组织式微的窘境；然合法社团的身份为私会党带来大展拳脚、部署不同策略的空间及自由，可否扭转局势的问题尚待观察。

最后，本研究表明，无论处于何种状态及阶段，私会党对地方社会发展扮演重要的角色，除政党外，私会党对社群关系、庙宇及社团发展亦具影响力。近年来不少地方研究著作相续出版，然或许是考虑到私会党的秘密性与暴力性并顾及当地社会的情绪与意愿，故对私会党避而不谈。私会党作为社会结构之一环，不应忽视其存在。唯致力于探究这心照不宣的“秘密”，方可理解及呈现地方社会的发展理路及全貌。²¹

无论如何，利民达的个案研究存在局限性，其经验需仅能反映乡镇社会之情况。当地人口流失的结构性问题，不仅导致私会党难以生存，文教组织亦面临危机。这使当地私会党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为验证注册成合法社团之效益增添难度。是故，未来学界可就城市地区的合法化私会党展开研究。同时，利民达私会党成立年份较迟，独立前的私会党之地方性发展及影响这一课题，有待后人研究。此外，私会党合法化对洪门文化符号延续的影响、社会犯罪的起落及其是否及如何融入我国不同层级的社团体系，皆是可持续关注之课题。

²¹ 不论如何，针对私会党的研究不应视为地方史书写的必要内容，或是褒贬评价的衡量，毕竟相关研究的难度巨大，非凭个人所愿就能展开。

参考文献

- Ahli Majlis Majlis Perbandaran Segamat- Zon Bandar Jementah 2021-2022, 《昔加末国会议员YB.Dato Sri 山达拉拨10000元于利民达东昇》，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102844075323097/photos/a.116503113957193/261067592834077/>，2022年1月31日上载，2022年4月25日阅览。
- 福建公会，1966，《福建公会会议记录》，9月27日。
- 福建公会，1967，《福建公会会议记录》，7月11日。
- 福建公会，1968，《福建公会会议记录》，4月4日。
- Leon Comber 1959.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 1900*. Singapore: Donald Moore.
- 利民达东昇义联会，无年份，《利民达东昇发展史》，未出版，无页数。
- 利民达马华公会，1997，《利民达马华公会会议记录》，9月28日。
- 利民达马华公会，1999，《利民达马华三支会庆祝建党50周年纪念手册》，未出版。
- 麦留芳著、张清江译，1985，《星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台北：正中书局。
- 《南洋商报》，1960a，〈昔属利民达马青团成立首届职员宣誓就职，蔡松林监誓勉团结努力〉，6月23日，第14版。
- 《南洋商报》，1960b，〈联邦国会昨日三读通过地方政府选举法案，今后地方政府每三年改选一次，泛回主席说丹州政府原则上接受此法案〉，4月28日，第9版。
- 《南洋商报》，1961，〈利民达地方议会主席林受恩辞职，将召开会议另选主席〉，9月11日，第12版。
- 《南洋商报》，1963a，〈利民达地方议会不接受官委议员联盟，议员提出谴责及抗议呈请昔县长对付违令议员〉，5月3日，第14版。
- 《南洋商报》，1963b，〈利民达地方议会林受温陈金表当选正副主席〉，7月1日，第12版。
- 彭仕云，无年份，《利民达劳工党历史》，未出版。
- 柔佛州劳工党党史编委会，1999，《马来亚前劳工党柔佛州走过的历史岁月画册》，柔佛：柔佛州劳工党党史编委会。
- 石沧金，2005，《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荷）田海（Barred Ter Haar）著、李恭忠译，2018，《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北京：商务印书馆。
- （英）威尔弗雷德·布莱斯（Wilfred Blythe）著、邱格屏译，2019，《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星洲日报》，1953，〈昔属三乡村选举地方议员〉，3月17日，第8版。
- 《星洲日报》，1959，〈利民达地方议会四议员补选揭晓〉，12月4日，第11版。
- 《星洲日报》，1960，〈昔加末北区五个村议会18位议员补选揭晓〉，12月23日，第11版。
- 《星洲日报》，1961，〈利民达劳工党召谢选民大会〉，1月3日，第15版。
- 《星洲日报》，1962a，〈昔加末十二处地方议会议员席位选举各党在竞逐中〉，5月15日，第15版。
- 《星洲日报》，1962b，〈利民达三位官委议员〉，12月19日，第14版。
- 《星洲日报》，1963，〈利民达新村斗打血案劳工党与马青成员共有八人受伤报案〉，4月2日，第9版。
- 《星洲日报》，1965，〈马六甲的私会党〉，9月20日，第11版。
- 《星洲日报》，1977，〈柔警在利民达展开扫荡行动，扣四十人问话〉，9月28日，第21版。

《星洲日报》，2014，〈建多用途礼堂仍欠50万，利民达华小促各界慷慨解囊〉，6月17日，网址：
<https://www.sinchew.com.my/20140617/%E5%BB%BA%E5%A4%9A%E7%94%A8%E9%80%94%E7%A4%BC%E5%A0%82%E4%BB%8D%E6%AC%A050%E4%B8%87%E7%BC%8E%E5%88%A9%E6%B0%91%E8%BE%BE%E5%8D%8E%E5%B0%8F%E4%BF%83%E5%90%84%E7%95%8C%E6%85%B7%E6%85%A8%E8%A7%A3%E5%9B%8A/>，2022年4月25日阅览。

谢亚华，2017，《我的小史》，未出版。

许纪霖，《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知识分子》，网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768.html>，2020年9月13日阅览。

许云樵，2017，〈星马私会党与洪门天地会的渊源〉，郑良树编，《许云樵全集》，雪兰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页106-155。

《中国报》，2018，〈利民达济善联谊社不忘初心坚守道德〉，11月30日，网址：<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81130/%E9%99%88%E8%89%AF%E7%82%98%E7%BC%9A%E5%88%A9%E6%B0%91%E8%BE%BE%E6%B5%8E%E5%96%84%E8%81%94%E8%B0%8A%E7%A4%BE%E4%B8%8D%E5%BF%98%E5%88%9D%E5%BF%83%E5%9D%9A%E5%AE%88%E9%81%93%E5%BE%B7/>，2022年4月25日阅览。

《中国报》，2018，〈利民达及居本峇鲁义风联谊会庆成立典礼千人宴〉，11月22日，网址：<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81122/%E5%88%A9%E6%B0%91%E8%BE%BE%E5%8F%8A%E5%B1%85%E6%9C%AC%E5%B3%87%E9%B2%81%E4%B9%89%E5%87%A4%E8%81%94%E8%B0%8A%E4%BC%9A%E5%BA%86%E6%88%90%E7%AB%8B%E5%85%B8%E7%A4%BC%E5%8D%83%E4%BA%BA%E5%AE%B4/>，2022年4月25日阅览。

《中国报》，2019，〈利民达东昇义联会大会改选宴庆十周年〉，7月29日，网址：<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90729/%E5%88%A9%E6%B0%91%E8%BE%BE%E4%B8%9C%E6%98%87%E4%B9%89%E8%81%94%E4%BC%9A%E5%A4%A7%E4%BC%9A%E6%94%B9%E9%80%89%E5%AE%B4%E5%BA%8610%E9%80%B1%E5%B9%B4/>，2022年4月25日阅览。